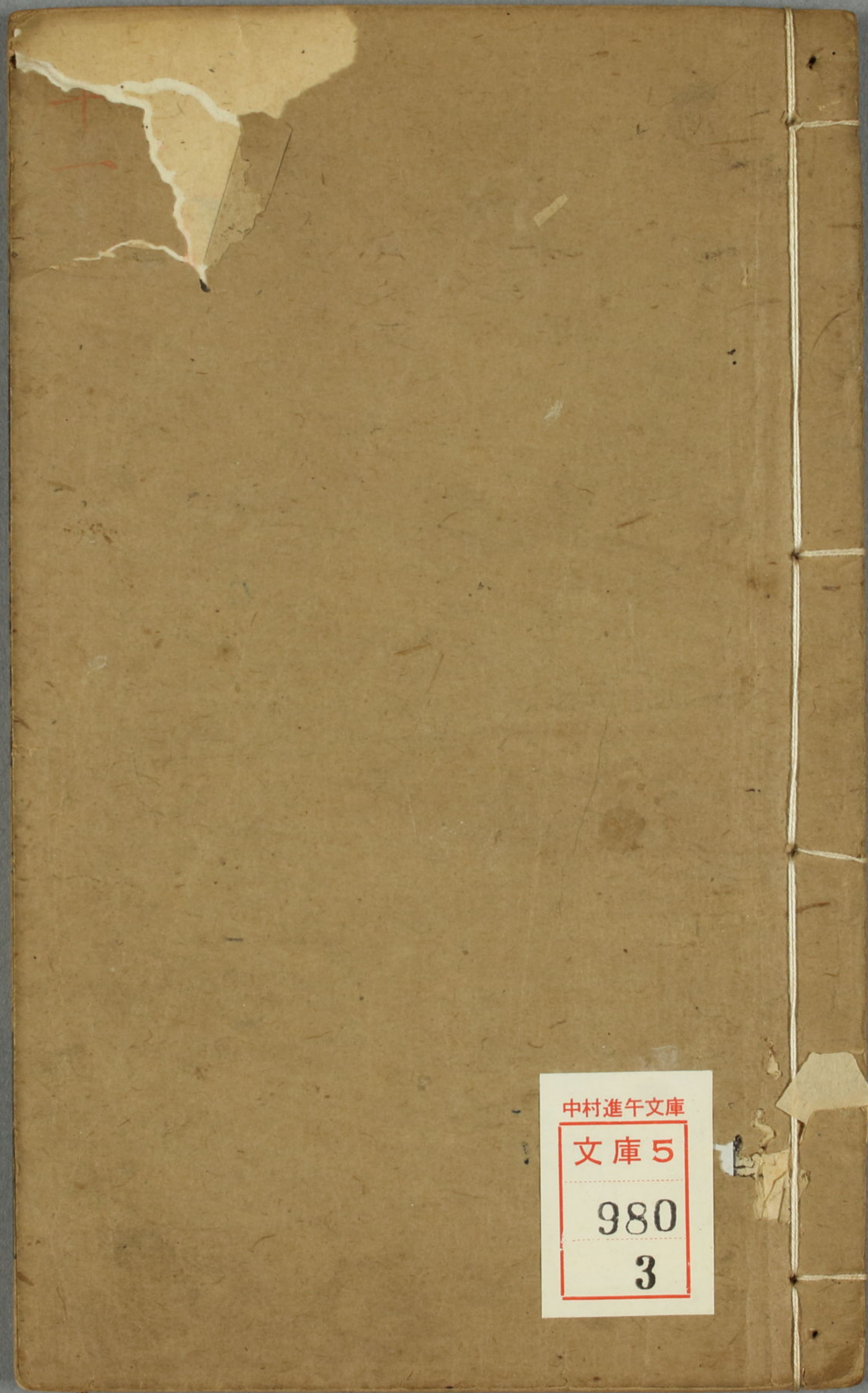




中村進午文庫
文庫 5
980
3



細田藏書印

聊齋志異卷十一目錄

菱角

邢子儀

陸押官

陳錫九

于去惡

鳳仙

佟客

愛奴

小梅

續女

張鴻漸

嫦娥

褚生

霍女

故書進千博士記念圖書

聊齋志異卷十一目錄

所屬 HBS I
57 6

所屬 HK
中村圖書庫
9035
6

昭和五年一月十六日
中村本天氏贈寄

昭和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法字部研究室より移管

文庫 5
980
3

聊齋志異卷十



早稻田大学
圖書館藏書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菱角

胡大成楚人其母素奉佛成從塾師讀道山觀音祠母
囑過必入叩一日至祠有少女挽兒遊戲其中髮掩頸
而風致娟然時成年十四心好之問其姓氏女笑云我
祠西焦畫工女菱角也問將何為成又問有婿家無女
酡然曰無也成言我為若婿好否女慚云我不能自主

而脗目澄澄上下睨成意似欣屬焉成乃出女追而遙告曰崔爾成吾父所善用爲媒無不諧成曰諾因念其慧而多情益傾慕之歸向母實白心願母止此兒常恐拂之卽晚崔作冰焦責聘財奢事已不就崔極言成清族美亦焦始許之成有伯父老而無子授教職於湖北妻卒任所母遣成往奔其喪數月將歸伯父病亦卒淹留既久適大寇據湖南家耗遂隔成竄民間弔影孤惶而已一日有媼年四十八九縈迴村中日長不去自言離亂罔歸將以自鬻或問其價言不屑爲人奴亦不願

爲人婦但有母我者則從之不較直聞者皆笑成往視之面目間有三三頗肖其母觸於懷而大悲自念隻身無縫紉者遂迎歸執子禮焉媼喜便爲炊飯織屨劬勞若母拂意輒譴之而少有疾苦則濡照過於所生忽謂曰此處太平幸無可虞然兒長矣雖在羈旅大倫不可廢三兩日當爲兒娶婦成泣曰兒自有婦但問阻南北耳媼曰大亂時人事翻覆何可株待成又泣曰無論結髮之盟不可背且誰以嬌女付萍梗人媼不答但爲治簾幌衾枕甚周備亦不識所自來一日日既久戒成曰

燭坐勿寐我往視新婦來也未遂出門去三更既盡媼
不返心大疑俄聞門外譁出視則一女子坐庭中蓬首
啜泣驚問何人亦不語良久乃言曰娶我來即亦非福
但有死耳成大驚不知其故女曰我少受聘于胡大成
不意湖北去音信斷絕父母強以我歸汝家身可致志
不可奪也成聞而哭曰卽我是胡某卿菱角耶女收涕
而駭不信相將入室卽燈審顧曰得無夢耶于是轉悲
爲喜相道離苦先是亂後湖南百里滌地無類焦攜家
竄長沙之東又受周生聘亂中不能成禮期是夕送諸

其家女泣不置櫛家人強置車中至途次女顛墜車遂
有四人荷肩輿至云是周家迎女者卽扶升輿疾行若
飛至是始停一老姥曳入曰此汝夫家但入勿哭汝家
婆婆且晚將至矣乃去成詰知情事始悟媼神人也夫
妻焚香共禱願得母子復聚母自戎馬戒嚴同儕人婦
奔伏澗谷一夜譟言寇至卽並張皇四匿有童子以騎
授母母急不暇問扶肩而上輕迅剽邀瞬息至湖上馬
踏水奔騰蹄下不波無何扶下指一戶云此中可居母
將啟謝回視其馬化爲金毛猿高丈餘童子超乘而去

母以手搥門豁然啟扉有人出問怪其音熟視之成也
母子抱哭婦亦驚起一門歡慰疑媼爲大士現身由此
持觀音經咒益虔遂流寓湖北治田廬焉

邢子儀

勝有楊某從白蓮教黨得左道之術徐鴻儒誅後楊幸
漏脫遂挾術以邀家中田園樓閣頗稱富有至泗上某
紳家幻法爲戲婦女出窺楊睨其女美旣歸謀攝取之
其繼室朱氏亦風韻飾以華妝僞作仙姬又授木鳥教
之作用乃自樓頭推墮之朱覺身輕如葉飄飄然凌雲

而行無何至一處雲止不前知己至矣是夜月明清潔
俯視甚了取木鳥投之鳥振翼飛去直達女室女見采
禽翔入喚婢撲之鳥已冲簾出女追之鳥墮地作鼓翼
聲近逼之撲入裙底展轉間負女飛騰直冲霄漢婢大
號朱在雲中言曰下界人勿須驚怖我月府姪娥也渠
是王母第九女偶謫塵世王母日切懷念暫招去一相
聚會卽送還耳遂與結襟而行方及泗水之界適有放
飛爆者斜觸鳥翼鳥驚墮牽朱亦墮落一秀才家秀才
邢子儀家赤貧而性方颯曾有鄰婦夜奔拒不納婦銜

憤去。譖諸其夫。誣以挑引。夫固無賴。晨夕登門。詬辱之。邢因貨產。僦居別村。聞相者顧某善決人福壽。踵門叩之。顧望見笑曰。君富足千鍾。何着敗絮。見人豈謂某無瞋耶。邢嚙妄之。顧細審曰。是矣。雖固蕭索。手然金穴不遠矣。邢又妄之。顧曰。不惟暴富。且得麗人。邢終不以爲信。顧推之出曰。且去。且去。驗後方索謝耳。是夜獨坐月下。忽二女自天降。視之皆麗姝。詫爲妖。因致詰問。初不肯言。邢將號召鄉里。朱懼始以實告。且囑勿洩。願終從焉。邢思世家女。不與妖人婦等。遂遣人告諸其家。其父

母自女飛升。零涕惶惑。忽得報書。驚喜過望。立刻命與馬星馳而去。報邢百金。攜女歸。邢得艷妻。方憂四壁得金甚慰。往謝顧。顧又審曰。尚未尚未。泰運已交。百金何足言。遂不受謝。先是。紳歸請于上官捕楊。楊預遁。不知所之。遂籍其家。發牒追朱。朱懼。牽邢飲泣。邢亦計窘。姑賂承牒者。賃車騎。攜朱詣紳。哀求解脫。紳感其義。爲極力營謀。得贖免。畱夫妻於別館。懽如戚好。紳女幼受劉聘。劉一時顯秩也。聞女寄邢家。信宿以爲辱。反姻書與女絕婚。紳將議姻他族。女告父母。誓從邢。邢聞之喜。朱

亦喜自願下之。紳憂邢無家，時楊居宅從官貨，因購之。夫妻遂歸，出囊金粗治器具，蓄婢僕，旬日間耗費已盡。但冀女來當復得其資助。一夕朱謂邢曰：「孽夫楊某曾以千金埋樓下，惟妾知之。適視其處，磚石依然，或窖藏無恙，未可知。往其發之，果得金，因信顧術之神，厚報之。」後女于歸，妝貲豐盈，不數年富甲一郡矣。

異史氏曰：蓮穢滅而楊獨不究，又附益之，幾疑恢恢者疎而近於漏矣。而孰知天之雷之，蓋爲邢也。不然邢雖吝極而泰亦烏能倉卒起樓閣累巨金哉？不愛一色而

天輒報之以兩鳴呼造物無言而意可知矣。

陸押官

趙公湖廣武陵人，官宮詹致仕歸，有少年伺門下，求司筆札。公召入，見其人秀雅如書生，詰其姓名，自言陸押官。不索傭價，公畱之。慧過凡僕，往來牋奏，輒任意裁答，無不工妙。又主人與客奕，陸睨之，指點輒勝。趙由是益優寵之。諸僚僕見其得主人青顧，咸相戲索俾作筵押官。諾。因問僚屬幾何，會別業主計者皆至，約三十餘人。衆悉告之，數以難之。押官曰：「此大易，但客多倉卒不能

遽辦肆中可也遂徧邀諸侶赴臨街店既坐酒甫行有按壺起者曰諸君姑勿酌請問今日東道誰主宜先出賞爲質始可放情飲噉不然一舉數千闕然都散於何取償也衆悉目押官押官笑曰得毋謂我無錢耶我固有錢乃起向盆中捻溼麵如拳碎搯置几上隨擲隨化爲鼠竄動滿案押官任捉一頭裂之啾然腹破得小金再捉亦如之頃刻鼠盡碎金滿前乃告衆曰是不足吾飲耶衆異之乃共恣飲既畢會直三兩餘衆秤金適符其數衆思白其異於主人遂索一枚懷之既歸告趙趙

命取金搜之已亡返質肆主則償賞悉化痰蒸僕還白趙趙詰之押官曰朋輩索逼酒食囊空實無貲少年學作小劇故試之耳衆復責償押官曰我非賺酒食者某村麥穰中再一簸揚可得麥二石足償酒價有餘也因挽一人同去某村主計者將歸遂與偕往至則淨麥數斛已堆塲中矣衆以此益奇押官一日趙赴友筵堂中有盆蘭甚茂愛之既歸猶贊歎之押官曰誠愛此蘭無難致者趙猶不信凌晨至齋忽聞異香蓬勃則有蘭花一盆箭葉多寡宛如所見因疑其竊故審之押官曰臣

家所畜不下千百何須竊爲趙妄之適某友至見蘭驚
曰何酷肖寒家物也趙曰余適購之亦不識所自來但
君出門時見蘭花尚在否某曰我實不曾至齋有無固
不可知然何以至此趙視押官押官曰此無難辨公家
盆破有補綴處此盆無也驗之始信夜告主人曰向言
某家花卉頗多都疑妄謬今屈玉趾乘月往觀但諸人
皆不可從惟阿鴨無害鴨宮詹之僮僕也遂如所請既
出已有四人荷肩輿伏候道左趙乘之疾於奔馬俄頃
入山但聞奇香沁骨無何至一洞府見舍宇華耀迥異
人間隨處皆設花石精盆佳卉流光散馥卽蘭花一種
約有數十餘盆無不茂美觀已如前命駕歸押官從趙
十餘年後趙無疾終遂與阿鴨俱出不知所往

陳錫九

陳錫九邠人父子言爲邑名士富室周某仰其聲望訂
爲昏姻陳累舉不第而家蕭索游學于秦數年無耗陰
有悔心以少女適王孝廉爲繼室王聘儀豐盈僕馬甚
都以此益憎錫九貧堅意絕昏問女女不從怒以惡服
飾遣歸錫九日不舉火周亦不甚顧卹一日使傭媼以

饁榼餉女入門向母曰主人使某視小姑姑餓死否女
恐母慚強笑以亂其詞因出榼中肴餌列母前媼止之
曰無須爾自小姑入人家何曾交換出一杯溫涼水吾
家物料姥姥亦無顏啗噉得母大悲聲色俱變媼不服
惡語相侵紛紜間錫九自外入訊知大怒撮毛批頰趕
逐出門而去次日周來迎女女不肯歸明日復來增其
人數衆口叟叟如將尋鬪母強勸女去女潛然拜母登
車而去過數日又使人來逼索離昏書母強錫九與之
惟望子言歸以圖別處周家有人自西安來久知子言

已死陳母哀憤成病尋卒哀迫之中猶冀妻臨久之渺
然悲憤益切薄田數畝鬻治葬具葬已乞食赴秦以求
父骨至西安徧訪居人或言數年前有書生死於逆旅
葬之東郊今塚已沒錫九無策惟朝丐市廛暮宿野寺
冀有知者會晚經叢葬處有數人遮道逼索飯價錫九
曰我異鄉人乞食城郭何處少人飯價其怒摔之仆地
以埋兒敗絮塞其口力盡聲微漸就危殆忽其驚曰何
處官府至矣釋手寂然俄有車馬至便問臥者何人卽
有數人扶至車下車中人曰是吾兒也孽鬼何敢爾可

悉縛來勿致漏脫錫九覺有人去其塞少定細認真其父也大哭曰我爲父骨良苦今固尚在人間耶父曰我非人太行總管也此來亦爲吾兒錫九哭益哀父稍稍慰諭之錫九泣述岳家離昏父曰無憂今新婦亦在母所母念兒甚可暫一往遂與同車馳如風雨移時至一官署下車入重門則母在焉錫九啜泣聽命見妻在母側問母曰兒婦在此得無泉下物耶母曰非也是汝父接將來待汝歸後當便送去錫九曰兒侍父母不願歸矣母曰辛苦跋涉而來爲父骨耳汝不歸初志云何也

且汝孝行已達天帝賜汝金萬觔夫妻享受正遠何言不歸錫九垂泣父數數促行錫九哭失聲父怒曰汝不行耶錫九懼收聲始詢葬所父挽之曰子行我告之去叢葬處百餘步有子母白榆是也挽之甚急竟不遑別母門外有健僕提馬待之旣超乘父囑曰日所宿處有少資斧可速辦裝歸向岳索婦不得婦勿休也錫九諾而行馬絕駛雞鳴至西安僕扶下方將拜致父母而人馬已杳尋至舊宿處倚壁假寐以待天明坐處有拳石礙股曉而視之白金也市棺賃輿尋雙榆下得父骨而

歸舍厝既畢家無四壁幸里中憐其孝其飯之將往索婦自度不能武與族兄十九往及門門者絕之十九素無賴出詞穢褻周使人勸錫九歸願卽送女去錫九乃還初女之歸也周對之罵墻及母女不語但向壁零涕陳母死亦不使聞得離書擲向女曰陳家出汝矣女曰我不曾悍逆出我爲何也欲歸質其故又禁閉之後錫九如西安遂造凶計以絕女志此事一播遂有杜中翰來議姻竟許之親迎有日女始知遂泣不食以被緇而氣如游絲周正無所方計忽聞錫九至發語不遜意料

女必死遂昇歸錫九意將待女死以洩其憤錫九歸而送女者已至猶恐錫九見其病而不內甫入門委之而去鄰里代憂共謀昇還錫九不聽扶置榻上而氣已絕始大恐正皇迫問周子率數人持械入門窗盡毀錫九逃匿苦搜之鄉人盡爲不平十九糾十餘人銳身急難周子兄弟皆被夷傷始鼠竄而去周益怒訟於官捕錫九十九等錫九將行以女尸囑鄰嫗忽聞榻上若息近視之秋波微動矣少時已能轉側大喜詣官自陳宰怒周訟誣周懼喏以重賂始得免錫九歸夫妻相見悲喜

交并先是女絕食奄臥自矢必死忽有人提起曰我陳家人也速從余去夫妻可以相見不然無及矣不覺身已出門兩人扶登肩輿頃刻至官廨見公姑具在問此何所母言不必問容當送汝歸一日見錫九至竊喜一見遽別心頗疑怪公不知何事恒數日不歸昨夕忽歸曰我在武夷遲歸二日難爲保兒矣可速送兒婦去遂以輿馬送女忽見家門遂如夢醒女與錫九共述曩事相與驚喜由此夫妻相聚但朝夕無以自給錫九於村中設童蒙帳兼自攻苦每私語曰父言天賜黃金今四

堵空空豈訓讀所能發蹟耶一日自塾中歸遇二人問之曰君陳某耶錫九然之二人卽出鐵索繫之錫九不解其故少間村人畢集共詰之始知郡盜所牽衆憐其冤醵錢賂役以是途中得無苦至郡見太守歷述家世太守愕然曰此名士之子溫文爾雅烏能作賊命脫縲綬取盜嚴詰之始供爲周某賄囑錫九又訴翁婿反面之由太守益怒立刻拘提卽延錫九至署輿論世好蓋太守舊邵宰韓公之子故子言受業門人也贈燈火之費以白金又以二騾代步使不時趨郡以課文藝轉於

各上官游揚其孝自總制而下皆有餽遺錫九裘馬而歸夫妻慰甚一日妻母哭至見女伏地不起女駭問之始知周已被械在獄矣女哀哭自咎但欲覓死錫九不得已詣郡爲之緩頰太守釋令自贖罰穀一百石批賜孝子陳錫九既歸出倉粟雜糠粃而輦運之錫九謂女曰而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矣烏知我必受之而瑱瑱雜糠粃耶因笑却之錫九家雖小有而垣牆陋敝一夜羣盜入僕覺大號止竊兩騾而去後半年餘錫九夜讀聞搗門聲問之寂然呼僕起共視之門一啟兩騾躍入

則向所亡也直奔櫪下咻咻汗喘燭之各負革囊解視則白鏹滿中大異不知所自來後聞是夜大寇劫周盈裝出適防兵追急委其捆載而去騾誌故主遂奔至也周自獄中歸刑創猶劇又遭盜劫大病尋卒女夜夢父囚繫而至曰吾生平所爲悔之不及今受冥譴非若翁無能解脫爲我代求增致一兩焉醒而鳴泣詣之具以告錫九久欲一詣太行卽日遂發既至備牲物酬祝之卽露宿其處冀有所見終夜無異遂歸周死母子益貧仰給於次壻王孝廉考補縣尹以墨敗舉家徙瀋陽益

無所歸錫九時顧卹之

吳史氏曰善莫大于孝鬼神通之理當宜然使尚德之達人也者卽終貧猶將取之烏論後此之必昌哉或以膝下之嬌女付諸頒白之叟而揚揚曰某貴官吾東牀也嗚呼宛宛嬰嬰者如故而金龜墜以諭葬歸其慘已甚矣而況以少婦從軍者乎

于去惡

北平陶聖俞名下士順治間赴鄉試寓居郊郭偶出戶見一人負笈偃僂似卜居未就者畧詰之遂釋負於道

相與傾語言論有名士風陶大悅之請與同居客喜攜囊入遂同棲止客自言順天人姓于字去惡以陶差長兄之于性不喜游囑常獨坐一室而案頭無書卷陶不與談則默臥而已陶疑之搜其囊篋則筆硯之外更無長物怪而問之笑曰吾輩讀書豈臨渴始掘井耶一日就陶借書去閉戶抄甚疾終日五十餘紙亦不見其摺疊成卷竊窺之則每一稿脫輒燒灰吞之愈益怪焉詰其故曰我以此代讀耳便誦所抄書頃刻數篇一字無訛陶悅欲傳其術于以爲不可陶疑其吝詞涉請讓于

曰兄誠不諱我之深矣欲不言則此心無以自剖驟言之又恐驚爲異物奈何陶固謂不妨于曰我非人實鬼耳今冥中以科目授官七月十四日奉詔考簾官十五日士子入闈月盡榜放矣陶問考簾官何爲曰此上帝慎重之意無論烏吏驚官皆考之能文者以內簾用不通者不與焉蓋陰之有諸神猶陽之有守令也得志諸公目不覩墳典不過少年持敲門磚獵取功名門旣開則棄去再司簿書十數年卽文學士胸中尚有字耶陽世所以陋劣倖進而英雄失志者惟少此一考耳陶深然之由是益加敬畏一日自外來有憂色歎曰僕生而貧賤自謂死後可免不謂迤邐相從地下矣陶請其故曰文昌奉命都羅國封王簾官之考遂罷數十年遊神耗鬼雜人衡文吾輩寧有望耶陶問此輩皆誰何人曰卽言之君亦不識畧舉一二人大概可知樂正師曠司庫和嶠是也僕自念命不可憑文不可恃不如休耳言已怏怏遂將治任陶挽而慰之乃止至中元之夜謂陶曰我將入闈煩於昧爽時持香注於東野三呼去惡我便至乃出門去陶沽酒烹鮮以待之東方旣白敬如所

囑無何于偕一少年來問其姓字于曰此方子晉是我
良友適於場中相邂逅聞兄盛名深欲拜識同至寓秉
燭爲禮少年亭亭似玉意度謙婉陶甚愛之便問子晉
佳作當大快意于曰言之可笑闈中七題作過半矣細
審主司姓名裹具徑出奇人也陶燭爐進酒因問闈中
何題去惡魑解否于曰書藝經論各一夫人而能之策
問自古邪僻固多而世風至今日奸情醜態愈不可名
不惟十八獄所不得盡抑非十八獄所能容是果何術
而可或謂宜量加一二獄然殊失上帝好生之心其宜

增與否與或別有道以清其源爾多士其悉言勿隱弟
策雖不佳頗謂痛快表擬天魔殄滅賜羣臣龍馬天衣
有差次則瑤臺應制詩西池桃花賦此三種自謂場中
無兩矣言已鼓掌方笑曰此時快心放兄獨步矣數辰
后不痛哭始爲男子也天明方欲辭去陶畱與同寓方
不可但期暮至三日竟不復來陶使于往尋之于曰無
須子晉拳拳非無意者日既西方果至出一卷授陶曰
三日失約敬錄舊藝百餘作求一品題陶捧讀大喜一
句一贊畧盡一二首遂藏諸笥談至更深方遂畱與于

共榻寢自此爲常方無夕不至陶亦無方不懽也一夕
舍皇而入向陶曰地榜已揭于五兄落第矣于方臥聞
言驚起泣然流涕二人極意慰藉涕始止然相對默默
殊不可堪方曰適聞大巡環張桓侯將至恐失志者之
造言也不然文場尚有翻覆于聞之色喜陶尋其故曰
桓侯翼德三十年一巡陰曹三十五年一巡陽世兩間
之不平待此老而一消也乃起扯方俱去兩夜始返方
謂陶曰君不賀五兄耶桓侯前夕至裂碎地榜榜上名
字止存三之一徧閱遺卷得五兄甚喜薦作交南巡海
使旦晚輿馬可到陶大喜置酒稱賀酒數行于問陶曰
君家有閒舍否問將何爲曰子晉孤無鄉土又不忍忍
然於兄弟意欲假館相依陶喜曰如此爲幸多矣卽無
多屋宇同榻何礙但有嚴君須先關白于曰審知尊大
人慈厚可依兄場闌有日子晉如不能待先歸如何陶
畱伴逆旅以待同歸次日方暮有車馬至門接于蒞任
于起握手曰從此別矣一言欲告又恐阻銳進之志問
何言曰君命淹蹇生非其時此科亦十分之一後科桓
侯臨世公道初彰十之三三科始可望也陶聞欲中止

于曰不然此皆天數卽明知不可而註定之艱苦亦要歷盡耳又顧方曰勿淹滯今朝年月日時皆良卽以輿蓋送君歸僕馳馬自去方忻然拜別陶中心迷亂不知所囑但揮涕送之見輿馬分途頃刻都散始悔子晉北旋未致一字而已無及矣三塲畢不甚滿志奔波而歸入門問子晉家中並無知者因爲父述之父喜曰若然則客至久矣先是陶翁晝臥夢輿蓋止於其門一美少年自車中出登堂展拜訝問所來荅云大哥許假一舍以入闈不得偕來我先至矣言已請入拜母翁方謙却

適家媼出白夫人產公子矣恍然而醒大奇之是日陶言適與夢符乃知見卽子晉後身也父子各喜名之小晉兒初生善夜啼母苦之陶曰倘是子晉我見之啼當止俗忌客忤故不令陶見母患啼不可耐乃呼陶入陶呼之曰子晉勿爾我來矣兒啼正急聞聲輒止停睇不瞬如審顧狀陶摩頂而出自是竟不復啼數月後陶不敢見之一見則折腰索抱走去則啼不可止陶亦狎愛之四歲離母輒就兄眠兄他出則假寐以俟其歸兄於枕上教毛詩誦聲呢喃夜盡四十餘行以子晉遺文授

之欣然樂讀過口成誦試之他文不能也八九歲眉目
朗徹宛然一子晉矣陶兩入闈皆不第丁酉文場事發
簾官多遭誅譴貢舉之途一肅乃張巡環力也陶下科
中副車尋貢遂灰志前途隱居教弟常語人曰吾有此
樂翰苑不易也

異史氏曰余每至張夫子廟堂瞻其鬚眉凜凜有生氣
又其生平喑啞如霹靂矛馬所至無不大快出人意表
世以將軍好武遂置與絳灌伍寧知文昌事繁須侯固
多哉嗚呼三十五年來何暮也

鳳仙

劉赤水平樂人少穎秀十五入縣庠父母早亡遂以游
蕩自廢家不中貲而性好修飾衾榻皆精美一夕被人
招飲忘滅燭而去酒數行始憶之急返聞室中小語伏
窺之見少年擁麗者眠榻上宅臨貴家廢第恒多怪異
心知其狐卽亦不恐入而叱曰臥榻豈容鼾睡二人遑
遽抱衣赤身遁去遺紫紉袴一帶上繫針囊大悅恐竊
去藏衾中而抱之俄一蓬頭婢自門罅入向劉索取劉
笑要償婢請遺以酒不應贈以金又不應婢笑而去旋

反曰大姑言如賜還當以往耦爲報劉問伊誰曰吾家
皮姓大姑小字八仙共臥者胡郎也二姑水仙適富川
丁官人三姑鳳仙較兩姑尤美自無不當意者劉恐失
信請坐待好音婢去久之復返曰大姑寄語官人好事
豈能猝合適與之言方遭詬厲但緩時日以待之吾家
非輕諾寡信者劉付之過數日渺無信息薄暮自外歸
閉門甫坐忽雙扉自啟兩人以被承女郎手提四角而
入曰送新人至矣笑置榻上而去近視之酣睡未醒酒
氣猶芳頰顏醉態傾絕人寰喜極爲之捉足解襪抱體
緩裳而女已微醒開目見劉四肢不能自主但恨曰八
仙淫婢賣我矣劉狎抱之女嫌膚冰微笑曰今夕何夕
見此凉人劉曰子兮子兮如此凉人何遂相歡愛旣而
曰婢子無耻玷人牀寢而以妾換袴耶必小報之從此
靡夕不至綢繆甚殷袖中出金釧一枚曰此八仙物也
又數日懷繡履一雙來珠嵌金繡工巧殊絕且囑劉暴
揚之劉出誇示親賓來觀者皆以貰酒爲費由此奇貨
居之女夜來忽作別語怪問之荅云姊以履故恨妾欲
攜家遠去隔絕我好劉懼願還之女云不必彼方以此

挾妾如還之中其機矣。劉問何不獨留。曰：父母遠去，一家十餘口，俱托胡郎經紀。若不從去，恐長舌婦造黑白也。從此不復至。踰二年，思念綦切，偶在途遇女郎騎款段馬，老僕輅之，摩肩過，反啟障紗，相窺丰姿，艷絕頃一少年後至，曰：女子何人，似頗佳麗。劉極贊之。少年拱手笑曰：太過獎矣。此卽山荆也。劉惶愧謝過。少年曰：此何妨。但南陽三葛君得其龍，區區者又何足道。劉疑其言。少年曰：君不認竊眠臥榻者耶。劉始悟爲胡，敘僚壻之誼，嘲謔甚歡。少年曰：岳新歸，將一省覲，可同行否。劉喜。

從入縈山，山上故有邑人避亂之宅，女下馬入，少間數人出望曰：劉官人亦來矣。入門謁見翁媼，又一少年先在靴袍炫美。翁曰：此富川丁壻，並揖卽坐。少時酒炙紛綸，談笑頗洽。翁曰：今日三壻並臨，可稱佳集。又無他人，可喚兒輩來作一團圓之會。俄姊妹俱出，翁命設坐各傍其壻。八仙見劉，惟掩口而笑。鳳仙輒與嘲弄。水仙貌少亞而沉重，溫克滿座，傾談惟把酒含笑而已。於是履舄交錯，蘭麝熏人，飲酒樂甚。劉視牀頭樂具畢備，遂取玉笛請爲翁壽。翁喜命善者各執一藝，因而合座爭取。

惟丁與鳳仙不取八仙曰丁郎不諳可也汝寧屈指不伸者因以拍板擲鳳仙懷中便串繁響翁悅曰家人之樂極矣兒輩俱能歌舞何不各進所長八仙起捉水仙曰鳳仙從來金玉其音不敢相勞我兩人可歌洛妃一曲二人歌舞方已適婢以金盤進果都不知其何名翁曰此自真臘攜來所謂田婆羅也因掬數枚送丁前鳳仙不悅曰婿豈以貧富爲愛憎耶翁微哂未言八仙曰阿爹以丁郎異縣故是客耳若論長幼豈獨鳳妹妹有拳大酸婿也鳳仙終不快解華妝以鼓拍授婢唱破甕

一折聲淚俱下旣闕拂袖逕出一座爲之不懽八仙曰婢子喬性猶昔乃追之不知所往劉無顏亦辭而歸至半途見鳳仙坐路旁呼與並坐曰君一丈夫不能爲牀頭人吐氣耶黃金屋自在書中願好爲之舉足云出門勿遽棘刺破複履矣所贈物在身邊否劉出之女取而易之劉乞其敵者驟然曰君亦無賴矣幾見自己衾枕之物亦要護藏者如相見愛一物可以相贈出一鏡付之曰欲見妾當於書卷中覓之不然相見無期矣言已不見悵悵自歸視鏡則鳳仙背立其中如望去人於百

步之外者因念所囑謝客下帷一日見鏡中人忽現正
面盈盈欲笑益愛重之無人時輒以共對月餘銳志漸
衰遊恒忘返歸見鏡影慘然若涕隔日再視則背立如
初矣始悟爲己之廢學也乃閉戶研讀晝夜不輟月餘
則影復向外自此驗之每有事荒廢則其容戚數日攻
苦則其容笑如是朝夕懸之如對師保如此三年一舉
而捷喜曰今可以對我鳳仙矣攬鏡視之見畫黛彎長
瓠犀微露喜容可掬宛然在目前愛極停睇不已忽鏡
中人笑曰影裏情郎畫中愛寵今之謂矣驚喜四顧則

鳳仙已在座後握手問翁媼起居曰妾別後不曾歸家
伏處巖穴聊與君分苦耳劉赴宴郡中女請與俱共乘
而往人對面不相窺旣而將歸陰與劉謀僞爲娶於郡
也者女旣歸始出見客經理家政人皆驚其美而不知
其狐也劉屬富川令門人往謁之遇丁殷殷邀至其家
款禮優渥言岳父母近又他徙內人歸寧將復當寄信
往並詣申賀劉初疑丁亦狐及細審邦族始知富川大
賈子也初丁自別業暮歸遇水仙獨步見其美微睨之
女請附驥以行丁喜載至齋與同寢處櫺隙可入始知

爲狐言郎無見疑妄以君誠篤故願托之丁嬖之竟不
復娶劉歸假貴家廣宅備客燕寢汜掃光潔而苦無供
帳隔夜視之則陳設煥然矣過數日果有三十餘人賁
旗采酒禮而至輿馬繽紛填溢街巷劉揖翁及丁胡入
客舍鳳仙逆嫗及兩姨入內寢八仙曰婢子今貴不怨
冰人矣釧履猶存否女搜付之曰履則猶是也而被千
人看破矣八仙以履擊背曰撻汝寄於劉郎乃投諸火
祝曰新時如花開舊時如花謝珍重不會着姮娥來相
借水仙亦代祝曰曾經籠玉笋着出萬人稱若使姮娥

見應憐太瘦生鳳仙撥灰曰夜夜上青天一朝去所懽
畱得纖纖影徧與世人看遂以灰捻杵中堆作十餘分
望見劉來托以贈之但見繡履滿杵悉如故歎八仙急
出推杵墮地地上猶有一二隻存者又伏吹之其踪始
滅次日丁以道遠夫婦先歸八仙貪與妹戲翁及胡屢
督促之亭午始出與衆俱去初來儀從過盛觀者如市
有兩寇窺見麗人魂魄喪失因謀劫諸途偵其離村尾
之而去相隔不盈一矢馬極奔不能及至一處兩崖夾
道輿行稍緩追及之持刀吼咤人衆都奔下馬啟簾則

老嫗坐焉方疑悞掠其母纔他顧而兵傷右臂頃已被縛疑視之雌並非雌乃平樂城門也與中人則李進士母自鄉中歸耳一寇後至亦斷馬足而繫之門李執送太守一訊而伏時有大盜未獲詰之卽其人也明春劉及第鳳仙亦恐招禍故悉辭內戚之賀劉亦更不他娶及爲郎官納妾生二子

異史氏曰嗟乎冷煖之態仙凡固無殊哉少不努力老大徒傷惜無好勝佳人作鏡影悲笑耳吾願恒河沙數仙人並遣嬌女昏嫁人間則貧窮海中少苦衆生矣

修客

董生徐州人好擊劍每慷慨自負偶在途中遇一客跨蹇同行與之語談吐豪邁詰其姓字云遼陽佟姓問何往曰余出門二十年適自海外歸耳董曰君遨遊四海閱人綦多曾見異人否佟問異人何等董乃自述所好恨不得異人所傳佟曰異人何地無之要必忠孝子始得傳其術也董又奮然自許卽出佩劍彈之而歌又斬路側小樹以矜其利佟掀髯微笑因便借觀董授之展玩一過曰此甲鐵所鑄爲汗臭所蒸最爲下品僕雖

未聞劍術然有一劍頗可用遂於衣底出短刃尺許以創董劔尋如瓜瓠應手斜斷如馬蹄董駭極亦請過手再三拂拭而後反之邀修過詣其家堅請宿叩以劍法謝不知董按膝雄談惟敬聽而已更既深忽聞隔院紛拏隔院爲生父居心驚疑近壁凝聽但聞人作怒聲曰教汝子速出卽剗便赦汝少頃似加撈掠呻吟不絕者直其父也生提戈欲往修止之曰此去恐無生理宜審萬全生然請教修曰盜坐名相索必將甘心焉君無他骨肉宜囑後事於妻子我啟戶爲君驚所僕生諾

入告其妻妻牽衣泣生壯念頓消遂共登樓上尋弓覓矢以備盜攻倉皇未已聞修在樓簷上笑曰賊幸去矣燭之已杳遂巡出則見翁赴鄰飲籠燭始歸惟庭前多編管遺灰焉乃知修異人也

異史氏曰忠孝人之血性古來臣子而不能死君父者其初豈遂無提戈壯往時哉要皆一轉念悞之耳昔解大紳與方孝孺相約以死而卒食其言安知矢約歸家後不聽牀頭人鳴泣哉邑有快役某每數日不歸妻遂與里中無賴通一日歸適值少年自房中出大疑苦詰

其妻堅不服。既於牀頭得少年遺物。妻窘無詞。惟長跪哀乞。某怒甚。擲以繩。逼令自經。妻請妝服而死。許之。妻乃入室理妝。某自酌以待之。呵叱頻催。俄妻炫服出。含涕拜曰。君果忍令奴死耶。某以盛氣咄之。妻反走入房。方將結帶。某執綫鏘然呼曰。哈返矣。一頂綠頭巾。或不能壓人死耳。遂爲夫婦如初。此亦大紳者類也。一笑。

愛奴

河間徐生。設教於恩。臘初歸。途遇一叟。審視曰。徐先生撤帳矣。明歲授徒何所。笑應曰。仍舊。叟曰。敬業姓施有。

舍甥。延求明師。適託某至東。囑聘呂子廉渠。已受贅。稷門君如荀。就束儀。請倍於恩。徐以成約爲辭。叟曰。信行君子也。然去新歲尚遠。敬以黃金一金爲贄。暫畱教之。明歲另議若何。徐可之。叟下騎呈禮函。且曰。敝里不遙矣。宅隘陋。飼畜爲艱。請卽遣僕馬去。散步亦佳。徐從之。以行李寄叟馬上。行三四里許。日旣暮。始抵其宅。漚釘獸鑲宛然。世家呼甥出拜。十三四歲童子也。叟曰。妹夫。蔣南川。舊爲指揮使。止遺此兒。頗不鈍。但嬌慣耳。得先生一月善誘。當勝十年。未幾。設筵備極豐美。而行酒下。

食皆以婢媼一婢執壺侍立年十五六以來風致韻絕心竊動之席既終更命安置牀寢始辭而去天未明見出就學徐方起卽有婢來捧巾侍盥卽執壺人也日給三餐悉此婢至夕又來掃榻徐問何無僮僕婢但笑不言佈衾徑去次日復至入以游語婢笑不拒遂與狎因告曰吾家並無男子外事則託施舅妾名愛奴夫人雅敬先生恐諸婢不潔故以妾來今日但須緘密恐發覺兩無顏也一夜共寢忘曉爲公子所遭徐慚忤不自安至夕婢來曰幸夫人重君不然敗矣公子入告夫人急

掩其口若恐君聞但戒妾勿得久畱齋館而已言已遂去徐甚德之然公子不善讀訶責之則夫人輒爲緩頰初猶遣婢言漸親出隔戶與先生語往往零涕顧每晚必問公子日課徐頗不耐作色曰旣從兒懶又責兒工此等師我不慣作請辭夫人遣婢謝過徐乃止自入館以來每欲一出登眺輒錮閉之一日醉中快悶呼婢問故婢言無他恐廢學耳如必欲出但請以夜徐怒曰受人數金便當淹禁死耶教我夜竄何之乎久以素食爲耻贊固猶在囊耳遂出金置几上治裝欲行夫人出默

默不語惟掩袂哽咽使婢反金啟鑰送之徐覺門戶偏側走數步日光射入則身自陷冢中出四望荒涼一古墓也大駭而心感其義乃賣所賜金封堆植樹而後去之過歲復經其處展拜而行遙見施叟笑致溫涼邀之殷切心知其鬼而欲一問夫人起居遂相將入村沽酒共酌不覺日暮叟起償酒價便言寒舍不遠舍妹亦適歸寧望移玉趾爲老夫袪除不祥出村數武又一里落叩扉入秉燭向客俄蔣夫人自內出始審視之蓋四十許麗人也拜謝曰式微之族門戶零落先生澤及枯骨

真無計可以償之言已泣下旣而呼愛奴向徐曰此婢妾所憐愛今以相贈聊慰客中寂寞凡有所須渠亦畧能解意徐唯唯少間兄妹俱出婢畱待寢雞初鳴叟卽來促裝送行夫人亦出囑婢善事先生又謂徐曰從此尤宜謹秘彼此遭逢詭異恐好事者造言也徐諾而別與婢共騎至館獨處一室與同棲止或客至婢不避人亦不之窺也偶有所欲意一萌而婢已致之又善巫一授掌而病立愈清明歸至墓所婢辭而下徐囑代謝夫人諾之遂沒數日返方擬展墓見婢華妝坐樹下因與

俱發終歲往返如此爲常欲攜同歸執不可歲杪辭館
歸相訂後期婢送至前坐處指石堆曰此妾墓也夫人
未出閣便從服役天殂瘞此如再過一炷香相弔當得
復會既別而歸懷思頗苦敬往祝之殊無影響乃市櫬
發塚意將載骨歸葬以寄戀慕穴開自入則見顏色如
生然膚雖未朽而衣敗若灰頭上玉飾金釧都如新製
又視腰間裹黃金數錠卷懷之始解袍覆尸抱入材木
賃輿載歸停諸別第飾以繡裳獨宿其旁冀有靈應忽
愛奴自外入笑曰刼墳賊在此耶徐驚喜慰問婢曰向

從夫人住東昌三日旣歸則舍宇已空頻蒙相邀所以
不肯相從者以少受夫人重恩不忍離邊耳今旣刼我
來卽速瘞葬便見厚德徐問古人有百年復生者今芳
體如故何不效之歎曰此有定數世傳靈跡半涉幻妄
要欲復起動履亦復何難但不能遂類生人故不必也
乃啟棺入尸卽自起亭亭可愛探其懷則冷若冰雪遂
將入棺復臥徐強止之婢曰妾過蒙夫人寵眷主人自
異域來得金數萬妾竊取之亦不甚追問後濱危又無
戚屬遂藏以自殉夫人痛妾天謝又以寶飾入歛身所

以不朽者不過得金寶之餘氣耳若在大世豈能久乎
必欲如此切勿強以飲食若使靈氣一散則游魂亦消
矣徐乃構精舍與共寢處笑語亦如常人但不食不息
不見生人年餘徐飲薄醉執殘瀝強灌之立刻倒地口
中血水流溢終日而尸已變哀悔無及厚葬之
異史氏曰夫人教子無異人世而所以待師者何厚也
豈不亦賢乎余謂艷尸不如雅鬼乃以措大之俗莽致
靈物不享其年惜哉

章邱朱生素剛鯁設帳於某貢士家每譴弟子內輒

遣婢媼出爲乞免頗不聽之一日親詣窗外與朱關
說朱怒操界方大罵而出婦懼而奔朱追之自後橫
擊髀股鏘然作皮肉聲一何可笑

長山某翁每歲延師必以一年束金合終歲之虛盈
計每日得如干數又以師離齋歸齋之日詳記籍歲
終則公同按日而乘除之馬生館其家初見操珠盤
來得故甚駭既暗生一術反噴爲喜聽其覆算不少
校翁於是大悅堅訂來歲之約馬假辭以故有某生
號乖謬馬因薦以自代既就館動輒詬罵翁無奈悉

舍忍之歲杪攜珠盤至生勃然忿不可支姑聽其算
翁又以途中日盡歸於西生不受撥珠歸東兩爭不
決操戈相向兩人破頭爛額而赴公庭焉

小梅

蒙陰王慕貞世家子也偶游江浙見媼哭於途詰之言
先夫止遺一子今犯死刑誰有能出之者王素慷慨誌
其姓名出囊中金爲之幹旋竟釋其罪其人出聞王之
救已也而茫然不解其故訪詣旅邸感泣謝問王言無
他卽憐汝老母耳其人大駭自言母故已久王亦異之

抵暮媼來申謝王咎其謬誣媼曰實相告我東山老狐
也二十年前曾與兒父有一夕之好故不忍其鬼之餒
也王悚然起敬再欲詰之已失所在先是王妻賢好佛
不如葷酒治潔室懸觀音像以無子嗣日日焚禱其中
而神又最靈輒示夢教人趨避以故家中事皆取決焉
後有疾綦篤移榻其中又別設錦褥於內室而扃其戶
若有所伺王以爲惑而以其疾勢昏瞢不忍傷之臥病
二年惡罵常屏人獨寢潛聽之似與人語啟門視之則
寂然矣病中他無所慮有女子十四歲惟日催治裝遣

嫁既醮呼王至榻前執手曰今訣矣初病時菩薩告我
命當速死念不了者幼女未嫁因賜少藥俾延息以待
去歲菩薩將同南海留案前侍女小梅爲妾服役今將
死薄命人又無所出保兒妾所憐愛恐娶妒婦令其子
母失所小梅姿容秀美又溫淑卽以爲繼室可也蓋王
有一妾生一子名保兒王以其言荒唐曰卿素敬者神
今出此言不已喪乎答云小梅事我年餘相忘形骸我
已婉求之矣問小梅何處曰室中非耶方欲再詰闔眼
已逝王夜守靈幃聞室中隱隱啜泣大駭疑爲鬼喚諸

婢妾啟鑰視之則二八麗者縗服在室衆以爲神共羅
拜之女歛涕扶掖王凝注之俛首而已王曰如果亡室
之言非妄請卽上堂受兒女朝謁如其不可僕亦不敢
妄想以取罪過女靦然出竟登北堂王使婢爲設席南
嚮王先拜女亦答拜下而長幼卑賤以次伏叩女莊容
坐受惟妾至則挽之自夫人臥病婢惜奴偷家久替衆
叅已肅肅列侍女曰我感夫人誠意羈縻人間又以大
事相委汝輩宜各洗心爲主効力從前愆尤悉不校計
不然莫謂室無人也共視座上真如懸觀音圖像時被

微風吹動者聞言悚惕聞然並諾女乃排撥喪務一切井井由是大小無敢懈者女終日經紀內外王將有作亦稟白而行然雖一夕數見並不交一私語既殯王欲申前約不敢徑告囑妾微示意女曰妾受夫人諄囑義不容辭但匹配大禮不得草草年伯黃先生位尊德重求使主秦晉之盟則惟命是聽時沂水黃太僕致仕閒居於王爲父執往來最善王卽親詣以實告黃奇之卽與同來女聞卽出展拜黃一見驚爲天人遜謝不禮既而助妝優厚成禮乃去女餽遺枕履若奉舅

此交益親合卺後王終以神故褻中帶蕭時研詰起居女笑曰君亦大愚焉有正直之神而下婚塵世者王力審所自女曰不必研窮旣以爲神朝夕供養自無殃咎女御下常寬非笑不語然婢漸戲狎時遙見之則默默無聲女笑論曰豈爾輩尚以我爲神也耶我何神哉實爲夫人姨妹少相交好姊病見思陰使南村王姥招我來第以日近姊夫有男女之嫌故托爲神道閉內室中其實何神衆猶不深信而日侍其傍見其舉動不少異於常人浮言漸息然卽頑鈍之婢王素撻楚所不

能化者女一言無不樂於奉命者皆云並不自知實非
畏之但睹其貌則心自柔故不忍拂其意耳以此百廢
具舉數年中田地連阡倉廩萬石矣又數年妾產一女
女舉一子子生右臂有朱點因字小紅彌月女使王盛
筵招黃黃賀儀豐渥但辭以耄不能遠涉女遣兩媼強
邀之黃始至抱兒出視其右臂以示命名之意又再三
問其吉凶黃笑曰此喜紅也可增一字名喜紅女大悅
更出展即是日鼓樂充庭貴戚如市黃留三日始去忽
門外有輿馬來迎女歸寧向十餘年並無瓜葛共議之

而女若不聞理妝竟抱子於懷要王相送王從之至二
三十里許寂無行人女停輿呼王下騎屏人與語曰王
郎王郎會短離長謂可悲否驚問其故女曰君以妾何
人也荅以不知女曰江南拯一死罪有之乎曰有曰哭
於路者吾母也感義而思所報乃因夫人好佛附爲神
道實將以妾報君也今幸生此襁褓物此願已慰妾視
君晦運將來此兒在家恐不能育故借歸寧解兒厄難
君記取家有死日時當於晨雞初唱時詣西河柳堤上
見有挑葵花燈來者遮道苦求可免災難王諾之因訊

歸期女云不可預定要當牢記吾言後會亦不遠也臨別執手愴然交涕俄登輿疾若風王望之不見始返經六七年絕無音問忽四節瘟疫流行死者甚衆一婢病三日死王念曩囑頗以關心是日與客飲大醉而睡既醒聞雞鳴急起至堤頭見燈火爛爍適已過去急追之步隔百步許益追益遠漸不可見懊恨而返數日暴病尋卒王族多無賴其憑陵其孤寡田禾樹木公然伐取家日陵替踰歲保兒又殤一家更無所主族人益橫割裂田產廐中牛馬俱空又欲瓜分第宅以妾居故遂將

數人來強奪鬻之妾戀幼女母子環泣慘動鄰里方危難間俄聞門外有肩輿入共視之則女引小郎自市中出四顧人紛如市問此何人妾哭訴其由女顏色慘變便喚從來僕役關門下鑰衆欲抗拒而手中若痿女令一一受縛繫諸廊柱日與薄粥三甌卽遣老僕奔告黃公然後入堂哀泣泣已謂妾曰此大數也已期前月來適以母病耽延遂至於今不謂轉盼間已成邱墟問舊時婢媼則皆被族人掠去又益歔歔越日婢僕聞女至悉自遁歸相見無不流涕所繫族人共譟兒非慕貞遺

體女亦不置辯。既而黃公至，女引兒出迎。黃握兒臂，便將右袂見朱記，宛然。因袒示眾人，以証其確。乃細審失物登簿記名，親詣邑令，令拘無賴輩各答四十。械禁嚴追，不數日，田地馬牛並歸。故主黃將歸，女引兒泣拜曰：「妾非世間人，叔父所知也。今以此子委叔父矣。」黃曰：「老夫一息尚在，無不爲區處。」黃去，女盤查就緒，托兒於妾，乃具饌爲夫祭，掃半日不返。視之，則杯饌猶陳，而人杳矣。

異史氏曰：「不絕人嗣者，人亦不絕其嗣。此人也，而實天也。至座有良朋，車裘可共，迨宿莽既滋，妻子凌夷，則車中人望望然去之矣。死友而不忍忘，感恩而思所報，獨何人哉？狐乎？倘爾多財，吾爲爾宰。」

續女

紹興有寡婦，夜績，忽一少女推扉入，笑曰：「老姥無乃勞乎？」視之年十八九，儀容秀美，袍服炫麗。媼驚問何來，女曰：「憐媼獨居，故來相伴。媼疑爲候門亡人，苦相詰，女曰：『媼勿懼，妾之孤亦猶媼也。我愛媼潔，故相就，兩免岑寂。固不佳耶？』媼又疑爲狐，默然猶豫。女竟升牀代績，曰：『媼

無愛此等生活安優爲之定不以口腹相累媼見其溫
嫻可愛遂安之夜深謂媼曰攜來衾枕尚在門外出洩
時煩代捉入媼出果得衣一裹女解陳榻上不知是何
錦繡香滑無比媼亦設布被與之共榻羅裙甫解異香
滿室既寢媼私念過此佳人可惜身非男子女於枕上
笑曰姥七旬猶妄想耶媼曰無之女曰既不妄想奈何
欲作男子媼益知爲狐大懼女又笑曰願作男子何心
而又懼我耶媼益恐股戰搖床女曰胆如此大還欲作
男子實相告我真仙人然非禍汝者但須謹言衣食自

足媼早起拜於牀下女出臂挽之臂膩如脂熱香噴溢
肌一着人覺皮膚鬆快媼心動復涉遐想女哂曰婆子
戰慄裁止心又何處去矣使作丈夫當爲情死媼曰使
是丈夫今夜那得不死由是兩心浹洽日同操作視所
績勻細生光織爲布晶瑩如錦價較常三倍媼出則屬
其戶有訪媼者輒於他室應之居半載無知者後媼漸
洩於親里中姊妹行託媼以求見女讓曰汝言不慎我
將不能久居矣媼悔失言深自責而人之求見者益衆
至有以勢迫媼者媼涕泣自陳女曰若諸女伴見亦無

妨恐有輕薄兒將見狎侮媼復哀懇始許之越日老媼
少女香煙相屬於道女厭其煩無貴賤悉不交語惟默
然端坐以聽朝參而已鄉中少年聞其美神魂傾動媼
悉絕之有費生者邑之名士傾其產以重金啗媼媼諾
爲之請女已知之責曰汝賣我耶媼伏地自投女曰汝
貪其賂我感其癡可以一見然而緣分盡矣媼又復叩
女約以明日生聞之喜具香燭而往入門長揖女簾內
與語問君破產相見將何以教妾也生曰實不敢他有
所干祇以毛嫵西子徒得傳聞如不以冥頑見棄俾得

一濶眼界下願已足若休咎自有定數非所樂聞忽見
布幕之中容光射露翠黛朱櫻無不畢見似無簾幙隔
者生意眩神馳不覺傾拜拜已而起則厚幙沉沉聞聲
不見矣悵悵問竊恨未覩下體俄見簾下繡履雙翹瘦
不盈指生又拜簾中女曰君歸休妾體惰矣媼延生別
室烹茶爲供生題南鄉子一調於壁云隱約畫簾前三
寸凌波玉笋尖點地分明蓮瓣落纖纖冉冉重臺更可
憐花襯鳳頭彎入握應知軟似綿但願化爲蝴蝶去裙
邊一嗅餘香死亦甜題畢而去女覽題不快謂媼曰我

言緣分已盡今不妄矣媼伏地請罪女曰罪不盡在汝
我偶墮情障以色身示人遂被淫詞污褻此皆自取於
汝何尤若不速遷恐陷身情窟轉劫難出矣遂襖被出
媼追挽之轉瞬已失

張鴻漸

張鴻漸永平人年十八爲郡名士時盧龍令趙某貪暴
人民共苦之有范生被杖斃同學忿其冤將鳴部院求
張爲刀筆之詞約其共事張許之妻方氏美而賢聞其
謀諫曰大凡秀才作事可以共勝而不可以共敗勝則

人人俱貪天功一敗則紛然瓦解不能成聚今勢力世
界曲直難以理定君又孤脫有翻覆急難者誰也張服
其言悔之乃婉謝諸生但爲剗詞而去質審一過無所
可否趙以巨金納大僚諸生坐結黨被收又迫操刀人
張懼亡去至鳳翔界資斧斷絕日既暮踟躕曠野無所
歸宿歎觀小村趨之老媼方出閭扉見之問所欲爲張
以實告媼曰飲食牀榻此都細事但家無男子不便留
客張曰僕亦不敢過望但容寄宿門內得避虎狼足矣
媼乃令入閉門授以草薦囑曰我憐客無歸私容止宿

未明宜早去。恐吾家小娘子聞知將便怪罪。嫗去。張倚
壁假寐。忽有籠燈晃耀。見嫗導一女郎出。張急避暗處。
微窺之。二十許麗人也。及門覩草薦。詰嫗。嫗實告之女。
怒曰。一門細弱。何得容納匪人。卽問其人焉往。張懼出。
伏階下。女審詰。那族。色稍霽。曰。幸是風雅士。不妨相留。
然老奴竟不關白。此等草草。豈所以待君子。命嫗引客。
入舍。俄頃羅酒漿。品物精潔。既而設錦褥於榻。張甚德。
之。因私詢其姓氏。嫗言吾家施氏太翁夫人俱謝世。止
遺三女。適所見長姑。舜華也。嫗既去。張視几上有南華。

經註。因取就枕上。伏榻翻閱。忽舜華推扉入。張釋卷。搜
覓冠履。女卽榻上撫生曰。無須無須。因近榻坐。覘覘然。
曰。妾以君風流才士。欲以門戶相託。遂犯瓜李之嫌。得
不相還棄否。張皇然不知所對。但云不敢相誑。小生家
中固有妻耳。女笑曰。此亦見君誠篤。願亦不妨。旣不嫌。
憎。明日當煩媒妁。言已欲去。張探身挽之女。亦遂止。未
曙卽起。以金贈張。曰。君持作臨眺之資。向暮宜晚來。恐
爲傍人所窺。張如其言。早出晏歸。半年以爲常。一日歸。
頗早。至其處。村舍全無。不勝驚怪。方徘徊。忽聞嫗云來。

何早也。一轉盼則院落如故。身固已在室中矣。益異之。舜華自內出笑曰。君疑妾耶。實對君言。妾狐仙也。與君固有夙緣。如必見怪。請卽別。張戀其言。亦安之。夜謂女曰。卿旣仙人。當千里一息耳。小生離家三年。念妻孥不去心。能攜我一歸乎。女似不悅。謂琴瑟之情。妾自分於君。爲篤君守此念。彼是相對綢繆者。皆妄也。張謝曰。卿何出此言。諺云。一日夫妻。百日恩義。後日歸而念卿。猶今日之念彼也。設得新忘故。卿何取焉。女乃笑曰。妾有褊心。於妾願君之不忘於人。願君之忘之也。然欲暫歸。

此復何難。君家固咫尺耳。遂把袂出門。見道路昏暗。張逡巡不前。女曳之走。無幾時。日至矣。君歸妾且去。張停足細認。果見家門。踰堦垣入。見室中燈火猶熒。近以兩指彈扉內。問阿誰。張具道所來。內秉燭啟關。真方氏也。兩相驚喜。握手入帷。見兒臥牀上。慨然曰。我去時。兒裁及膝。今身長如許矣。夫婦偃倚。恍如夢寐。張歷述所遭。問及訟獄。始知諸生有瘕死者。有遠徙者。益服妻之遠見。方縱體入懷曰。君有佳耦。想不復念孤衾中有零涕人矣。張曰。不念胡以來也。我與彼雖云情死。終非同類。

獨其恩義難忘耳。方曰：君以我何人也？張審視，竟非方氏。乃舜華也。以手探兒，一竹夫人耳。大慚，無語。女曰：君心可知矣。分當自此絕交。猶幸未忘恩義，差足自贖過。二三日忽曰：妾思癡情，憐人終無意味。君日怨我不相送，今適欲至都，便道可以同去。乃向牀頭取竹夫人共跨之，令閉兩眸，覺離地不遠。風聲颼颼，移時尋落。女曰：從此別矣。方將訂囑，女去已渺。悵立少時，聞村犬鳴吠，蒼茫中見樹木屋廬，皆故里景物。循途而歸，踰垣叩戶，宛如前狀。方氏驚起不信，夫婦詰証確實，始挑燈嗚咽。

而出。既相見，涕不可仰。張猶疑舜華之幻弄也。又見牀頭兒臥一如昨夕，因笑曰：竹夫人又攜人耶？方氏不解，變色曰：妾望君如歲，枕上啼痕固在也。甫能相見，全無悲憐之情，何以為心矣？張察其情，始執臂欬歔，具言其詳。問訟案所結，並如舜華言。方此感慨，聞門外有履聲，問之不應。蓋里中有惡少，久窺方艷，是夜自別村歸，遙見一人入垣去，謂必赴淫約者，尾之而入。甲故不甚識，張但伏聽之。及方氏亟問，乃曰：室中何人也？方諱言無之。甲言竊聽已久，敬將執姦耳。方不得已以實告。甲曰：

張鴻漸大案未消即使歸家亦當縛送官府方苦哀之
甲詞益狎逼張忿火中燒不可制止把刀直出剝甲中
顱甲踣猶號又連剝之遂斃方曰事已至此罪益加重
君速逃妾請任其辜張曰丈夫死則死耳焉能辱妻累
子以求活耶卿無顧慮但令此子勿斷書香目即瞑矣
天漸明赴縣自首趙以欽件中人姑薄懲之尋由郡解
都械禁頗苦途中遇女子跨馬過以老嫗捉鞵蓋舜華
也張呼嫗欲語淚隨聲墮女返轡手啟障紗訝曰表兄
也何至此張畧述之女曰依兄平昔便當掉頭不顧然

予不忍也寒舍不遠即邀公役同臨亦可少助資斧從
去二三里見一山村樓閣高整女下馬入令嫗啟舍延
客既而酒炙豐美似所夙備又使嫗出曰家中適無男
子張官人即向公役多勸數觴前途倚賴多矣遣人措
辦數十金爲官人作費兼酬兩客尚未至也二役竊喜
縱飲不復言行日漸暮二役徑醉矣女出以手指械械
立脫曳張共跨一馬駛如飛少時促下曰君止此妾與
妹有青海之約又爲君逗遛一晌久勞盼注矣張問後
會何時女不答再問之推墮馬下而去既曉問其地太

原也遂至郡質屋授徒焉托名宮子遷居十年訪知捕
亡寢怠乃復逡巡東向既近里門不敢遽入俟夜深而
後入及門則牆垣高固不復可越只得以鞭撻門久之
妻始出問張低語之喜極納入作呵叱聲曰都中少用
度卽當早歸何得遣汝半夜來入室各道情事始知二
役逃亡未反言次簾外一少婦頰來張問伊誰曰兒婦
耳兒安在曰赴都大比未歸張涕下曰流離數年兒已
成立不謂能繼書香卿心血殆盡矣話未已子婦已溫
酒炊飯羅列滿几張喜慰過望居數日隱匿房櫳惟恐

人知一夜方臥忽聞人語騰沸捶門甚厲大懼並起聞
人言曰有後門否益懼急以門扉代梯送張度垣而出
然後詣門問故乃報新貴者也方大喜深悔張遁不可
追挽是夜越莽穿榛急不擇途及明困殆已極初念本
欲向西問之途人則去京都通衢不遠矣遂入鄉村意
將質衣而食見一高門有報條粘壁間近視知爲許姓
新孝廉也頃之一翁自內出張迎揖而告以情翁見儀
貌都雅知非賺食者延入相款因詰所往張托言設帳
都門歸途遇寇翁詰詢其少子張畧問官闕乃京堂林

下者孝廉其猶子也月餘孝廉偕一同榜歸云是永平
張姓十八九少年也張以鄉譜俱同暗中疑是其子然
邑中此姓良多姑默之至晚解裝出齒錄急借披讀真
子也不覺淚下其驚問之乃指名曰張鴻漸卽我是也
備言其由張孝廉抱父大哭許叔姪慰勸始收悲以喜
許卽以金帛函字致各憲臺父子乃同歸方自聞報日
以張在亡爲悲聞孝廉歸感傷益痛少時父子並入駭
如天降詢知其故始共悲喜甲父見其子貴禍心不敢
復萌張益厚遇之又歷述當年情狀甲父感愧遂相交

好

嫦娥

太原宗子美從父遊學流寓廣陵父與紅橋下林姬有
素一日父子過紅橋遇之固請過諸其家淪茗共話有
女在旁殊色也翁亟贊之姬顧宗曰大郎溫婉如處子
福相也若不鄙棄便奉箕帚如何翁促子離席使拜姬
曰一言千金矣先是姬獨居女忽自至告訴孤苦問其
小字則名嫦娥姬愛而畱之實將奇貨居之也是時宗
年十四睨女竊喜意翁必媒定之而翁歸若忘心灼熱

隱以白母翁聞而笑曰曩與貪婆子戲耳彼不知將賣黃金幾何矣此何可易言踰年翁媼並卒子美不能忘情婦娥服將闋託人示意林媼媼初不承宗忿曰我生平不能輕折腰何媼視之不直一錢若負前盟須見還也媼乃云曩或與而翁戲約容有之但無成言卽都忘却今旣云云我豈畱嫁天王耶要日日裝束實望易千金今請半焉可乎宗自度難辦亦遂置之適有寡媼僦居西鄰有女及笄小名顥當偶窺之雅麗不減婦娥向慕之每以餽遺階進久之漸熟往往送情以目而欲語

無間一夕踰垣乞火宗喜挽之遂相燕好約爲嫁娶辭以兄負販未歸由此蹈隙往來形迹周密一日偶經紅橋見婦娥適在門內疾趨過之婦娥望見招之以手宗駐足女又招之遂入女以背約讓宗宗述其故便入室取黃金一鉅付之宗不受辭曰自分永與卿絕遂他有所要受金而爲卿謀是負人也受金而不爲卿謀是負卿也誠不敢有所負女默良久曰君所約妾頗知之其事必無成卽令成之妾不怨君之負心也其速行媼將至矣宗倉卒無以自主受之而歸心緒勃亂進退罔知

所從隔夜以告顛當顛當深然其言但勸宗專意嫦娥
宗不語願下之宗乃悅卽遣媒納金林嫗嫗無辭以嫦
娥歸宗入門后悉述顛當言嫦娥微笑陽慙愚之宗喜
急欲一白顛當而顛當迹久絕嫦娥知其爲已因暫歸
寧故予之間屬宗竊其佩囊已而顛當果至與商所謀
但言勿急旣而解衣狎笑脇下有紫荷囊將便摘取女
覺之變色起曰君與人心而與妾二負心郎請從此
絕宗屈意挽解不聽竟去一日過門探察之已另有吳
客僦居其中蓋顛當子母徙去已久影滅跡絕莫可問

訊怨歎而已宗自娶嫦娥家暴富連閣長廊彌亘街路
嫦娥善諧謔適見美人畫卷宗曰吾自謂如卿天下無
兩但不曾見飛燕楊妃耳女笑曰若欲見之卽亦不難
乃執卷細審一遍便趨入室對鏡修裝倣飛燕舞風旣
又學楊妃帶醉長短肥瘦隨時變更風情意態對卷逼
真方作態時有婢自外至不復能識驚問其僚旣而審
注恍然始笑宗喜曰吾得一美人而千古之美人皆在
牀闥矣一夜方熟寢數人擣扉而入火光射壁女急起
驚言盜入宗初醒卽欲嗚呼一人以白刃加頸懼不敢

喘又一人掠婦娥負背上，闕然而去。宗始號家役畢，集室中珍玩無少亡者。宗大悲，惘然失圖，無復情地。告官追捕，殊無音息。荏苒三四年，鬱鬱常不聊賴。因假赴試，入都居半載，占驗詢察，靡計不施。偶過姚巷，值一女子垢面敝衣，僮僕如丐，停趾相之，顛當也。駭曰：卿何憔悴至此？荅云：別后南遷，老母卽世，爲惡人掠賣富室，撻辱凍餒，所不忍言。宗泣下，問可贖否。曰：難矣，恐耗費煩多，不能爲力。宗曰：實告卿，年來頗稱小有，惜客中資斧有限，傾裝貨馬，所不敢辭。如所需過奢，當歸家營辦之。約

明日出西城，相會叢柳下。囑獨往，勿以人從。宗諾之。次日早往，則女先在，袿衣鮮明，大非前狀。驚問之，笑曰：曩試君心耳。幸締袍之意猶存，請至敝廬，宜必得當以報。北行數武，卽至其家，遂出肴酒相與談讌。宗約與俱歸。女曰：妾多俗累，不能從。婦娥消息固頗聞之。宗急詢其何所。女曰：其行踪縹緲，妾亦不能深悉。西山有老尼，一目眇，問之當自知。遂止宿其家。天明示以徑，宗至其處，有古寺，周墉盡頽，叢竹內有茅屋半間。老尼綴衲其中，睹客至，漫不爲禮。宗揖之，尼始舉頭致問，因告姓氏。卽

白所求尼曰八十老瞽與世睽絕何處知佳人消息宗固求之氣益下乃曰我實不知有二三戚屬來夕相過或小女子輩識之未可知汝明夕可來宗乃出次日再至則尼他出敗扉扃焉伺之既久更漏已催明月高揭夜烏悲啼惺懼無所復之方徘徊際遙見二三女郎自外入則嫦娥在焉宗喜極突起急攬其袂嫦娥曰莽郎君嚇煞妾矣可恨顛當饒舌乃教情欲纏人宗曳坐執手欵曲歷訴艱難不覺惻楚女曰實相告妾實姁娥被謫浮沉俗間其限已滿托爲寇劫所以絕君望耳尼亦

王母守府者妾初譴時蒙其收卹故暇時常一臨存若如釋妾當爲代致顛當宗不聽垂首隕涕女遙顧曰姊妹輩來矣宗方四顧而嫦娥已杳宗大哭失聲不欲復活因解帶自縊恍惚覺魂已出舍悵悵靡適俄見嫦娥來捉而提之足離於地入寺取樹上尸推擠之喚曰癡郎癡郎嫦娥在此忽若夢醒少定女悲曰顛當賤婢害妾而殺郎君我不能恕之也下山質輿而歸旣命家人治裝乃返身出西城詣謝顛當至則舍宇全非愕歎而返竊幸嫦娥不知入門嫦娥迎笑曰君見顛當耶宗愕

然不能荅女曰君背嫦娥烏得顛當請坐待之當自至
未幾顛當果至倉皇伏榻下嫦娥疊指彈之曰小鬼頭
陷人不淺哉顛當叩頭但求賒死嫦娥曰推人坑中而
欲脫身天外耶廣寒十一姑不日下嫁須繡枕百幅履
百雙可從我去相共操作顛當恭白但求分工按時資
送女不許謂宗曰君若緩頰即便放却顛當日宗笑
不語顛當且怒之乃乞還告家人許之遂去宗問其生
平乃知其西山狐也買與待之次日果來遂俱歸或有
問者宗詭對之然嫦娥重來恒持重不輕諧笑宗強使

狎戲惟密教顛當爲之顛當慧絕工媚嫦娥樂獨宿每
辭不當夕一夜漏三下猶聞顛當房中吃吃不絕使婢
竊聽之婢還不以告但請夫人自往伏窗一窺則見顛
當凝妝作已狀宗擁抱呼以嫦娥女啊而退未幾顛當
心暴痛急披衣曳宗詣嫦娥所入門便伏嫦娥曰我豈
醫巫厭勝者也汝自欲捧心微西子耳顛當頓首但言
知罪女曰愈矣遂起失笑而去顛當私謂宗吾能使娘
子學觀音宗不信因戲相賄嫦娥每跌坐眸含若暝顛
當悄以玉瓶插柳置几上自乃垂髮合掌侍立其側櫻

唇半啟瓠犀微露晴不少瞬宗笑之嫦娥開眸詰問顛
當曰我學龍女侍觀音耳嫦娥笑置之罰使學童子拜
顛當束髮四面朝參之伏地翻轉逞諸變態左右側折
襪能磨乎耳嫦娥解頤坐而蹴之顛當仰首口銜鳳鉤
微觸以齒嫦娥方嬉笑間忽覺媚情一縷自足趾而上
直達心舍意蕩思淫若不自主乃急斂神呵曰狐奴當
死不擇人而惑之耶顛當懼釋口投地嫦娥又厲責之
衆都不解嫦娥謂宗曰顛當狐性不改適間幾爲其所
愚若非夙根深者墮落何難矣自是見顛當每嚴御之

顛當漸懼告宗曰妾於娘子一肢一體無不親愛之極
不覺媚之甚不惟不敢抑不忍宗因以告嫦娥嫦娥遇
之如初然以嬉戲無節數戒宗宗不能聽因而大小婢
婦競相狎戲一日二人扶一婢倣作楊妃二人以目會
意賺婢懈骨作酣態兩手遽釋婢暴顛墜下聲如傾堵
衆方大譁近撫之而妃子已作馬嵬薨矣衆懼急白主
人嫦娥驚曰禍作矣我言如何哉往驗之已不可救使
人告諸其父父某甲素無行號奔而至負尸入廳事叫
罵萬端宗閉戶惴恐莫知所措嫦娥自出責之曰主郎

虐婢至死律無償法且邂逅暴殂焉知其不再甦甲譟
言四支已冰焉有生理嫦娥曰勿譁縱不活自有官在
乃入廳事撫尸而婢已蘇隨手而起嫦娥反身怒曰婢
幸不死賊奴何得無狀可以草索繫送官府甲無詞長
跪哀免嫦娥言汝既知罪暫免究處小人無賴反復何
常留汝女終爲禍胎宜卽將去原價若干當速爲措置
遣人押出俾免二三村老券証署尾已乃喚婢至前使
甲自問之無恙乎荅云無恙而後付之以去已乃集諸
婢數責徧扑又呼顛當爲之厲禁謂宗曰今而知爲人

上者一笑嘖亦不可輕謔端開之自妾而流弊遂不可
止凡哀者屬陰樂者屬陽陽極陰生此循環之定數婢
子之禍是鬼神告之以漸也荒迷不悟則傾覆及之矣
宗敬聽之顛當泣求拔脫嫦娥乃指其耳逾刻釋手顛
當慨然爲問忽若夢醒擣地自投歡喜歌舞由此閨閣
清肅無敢譁者婢至其家無疾暴死甲以贖金挽村老
代求憐恕許之又以服役之情施以材木而去宗常患
無子嫦娥腹中忽聞兒啼遂以刃破左脇出之果男無
何復有身又破右脇而出一女男酷類父女酷類母皆

論昏於世家

異史氏曰陽極陰生至言哉然室有仙人幸能極我之樂消我之災長我之生而不我之死是鄉樂老焉可矣而仙人顧憂之耶天運循環之數理固宜然而世之長困而不一亨者又何以爲解哉昔宋人有求仙不得者每曰作一日仙人而死亦無憾我不復能笑之也

褚生

順天陳孝廉十六七歲時嘗從塾師讀於寺僧寺徒侶甚繁內有褚生自言東山人攻苦講求晷不暇息且寄

宿齋中未嘗一見其歸陳與最善因詰之荅曰僕家貧辦束金不易卽不能惜寸陰而加以夜半則我之二日可當人三日陳感其言欲攜榻來與共寢褚止之曰且勿且勿我視先生非吾師也阜城門有呂先生年雖耄可師請與俱遷之蓋都中設帳者多以月計月終束金完任其閒止於是兩生同詣呂呂越之宿儒落魄不能歸因授童蒙實非其志也得兩生甚喜而褚又最慧過目輒了故尤器重之兩人情好款密晝同几夜亦共榻月既終褚忽假歸十餘日不復至其疑之一日陳以故

至天寧寺遇褚廊下劈薪淬疏作火具焉見陳忸怩不自安陳問何遽廢讀褚握手請問戚然曰家貧無以遺先生必半月販始能一月讀陳感慨良久曰但往讀自合極力代籌褚感其言同歸塾戒陳勿洩但托故以告先生陳父固肆賈居物致富陳輒竊父金代褚遺師父以亡金責陳陳實告之父以爲癡遂使廢學褚大慚別師欲去呂知其故讓之曰子旣貧胡不早告乃悉以金反陳父止褚讀如故與共饗殮若子焉陳雖不入館然每邀褚過酒家飲褚固以避嫌不往而陳要之彌堅往

往泣下褚不忍絕遂與往來無間逾二年陳父死復求受業呂感其誠內之而廢學旣久較褚懸絕矣居半年呂長子自越來丐食尋父門人輩斂金助裝褚惟灑涕依戀而已呂臨別囑陳師事褚陳從之館褚於家未幾入邑庠卽以遺才應試陳慮不能終幅褚請代之至期褚偕一人來云是表兄劉天若囑陳暫從去陳方出褚忽自後曳之身欲踣劉急挽之而去覽眺一過相攜宿於其家家無婦女卽館客於內舍居數日忽已中秋劉曰今日李皇親園中游人甚夥當往一豁積悶相便送

君歸使人荷茶鼎酒具而往但見水肆梅亭喧啾不得入過水關則老柳之下橫一畫橋相將登舟酒數行苦寂劉顧儻曰梅花館近有新姬不知在家否儻去少時與姬俱至蓋勾欄李遏雲也李都中名妓工詩善歌陳曾與友人一飲其家故識之相見畧致溫涼姬戚戚有憂容劉命之歌爲歌蒿里陳不悅曰主客卽不當卿意何至對生人歌死曲姬起強顏爲笑乃歌艷曲陳喜捉腕曰卿向日浣溪紗讀之數過今並忘之姬吟曰淚眼盈盈對鏡臺開簾忽見小姑來低頭轉側看弓鞋強解

綠蛾開笑靨頻將紅袖拭香腮小心猶恐被人猜陳反復數四已而泊舟過長廊見壁上題咏甚多卽命筆記詞其上日已薄暮劉曰闌中人將出矣遂送陳歸入門卽別去陳見室暗無人俄延間褚生已入細審之却非褚生方自驚疑客遽近身而仆家人曰公子憊矣共扶曳之轉覺仆者非他卽已也旣起見褚生在旁恍惚若夢屏人而研究之褚曰告之勿驚我實鬼也久當投生所以因循於此者高誼所不能忘故附君體以代捉刀三場畢此願了矣陳復求赴春闈曰君先世福薄慳吝

之骨、誥贈所不堪也。問將何適？曰：呂先生與僕有父子之分，繫念常不能置。表兄爲冥司典簿，求白地府主者，或當有說，遂別而去。陳異之。天明訪李姬，將以問。泛舟之事，則姬死數日矣。又至皇親園，見題句猶存，而淡墨依稀，若將磨滅。始悟題者爲魂，作者爲鬼。至夕，褚喜而至，曰：所謀幸成。敬與君別，遂伸兩掌，命陳書褚字於上，以誌之。陳將置酒爲餞，搖手曰：勿須。君若不忘舊好，放榜後勿憚修阻。陳揮涕送之。見一人伺候於門，褚方依，依其人，以手按其頂，隨手而匿，入囊負之而去。過數

日，陳果捷。於是治裝如越。呂妻斷育十年，五旬餘忽生一子，兩手握固，不可開。陳至，請見兒，便謂掌中當有文。曰：褚呂不深信。兒見陳，十指自開，視之果然。驚問其故，具告之。共相歎異。陳厚貽之，乃返。後呂以歲貢廷試入都，舍於陳，則兒十三歲已入泮矣。

異史氏曰：呂老教門人而不知，卽自教其子。嗚呼！作善於人而降祥於己，一聞也哉。褚生者，未以身報師，而先以魂報友，其志其行，可貫日月，豈以其鬼故奇之與？

霍女

朱大興彰德人家富有而吝嗇已甚非兒女婚嫁坐無
賓廚無肉然佻達喜顏色色所在冗費不惜每夜踰垣
過村從蕩婦眠一夜遇少婦獨行知爲亡者強脅之引
與俱歸燭之美絕自言霍氏細致研詰女不悅曰旣加
收齒何必復盤察如恐相累不如早去朱不敢問暗與
寢處顧女不能安粗糲又厭見肉臠必燕窩或雞心魚
肚白作羹湯始能饜飽朱無柰竭力奉之又善病自言
日須參湯一碗朱初不肯女呻吟垂絕不得已投之病
若失遂以爲常女衣必錦繡數日卽厭其故如是月餘

計所費不貲朱漸不供女啜泣不食但求復去朱懼又
委曲順承之每苦悶輒令十數日一招優伶爲戲戲時
朱設櫬簾外抱兒坐觀之女以無客數相誚罵朱亦不
甚分解居二年家漸落向女婉言求少貲女許之用度
皆損其半久之仍不給女不得已以肉糜相安又漸而
不珍亦御矣朱竊喜忽一夜啟後閣亡去朱惶悵若失
徧訪之乃知在鄰村何氏家何大姓世胄也豪縱好客
燈火達旦忽有麗人半夜入閨詰之則朱家之逃妾也
朱爲人何素藐之又悅女美遂竟納焉綢繆數日益惑

之窮極奢欲供奉一如朱朱得耗坐索之何殊不爲意
朱質於官官以其姓名來歷都不分曉置不理朱貨產
行昧乃准拘質女謂何曰妾在朱家亦非采禮媒定者
胡畏之何喜將與質成座客顧生獨云不可謂收納逋
逃已干國紀況此女入門日費無度卽千金之家何能
久也何大悟罷訟以女歸朱過一二日女又逃有黃生
者故貧士無偶女叩扉入自言所來黃懷刑自愛艷麗
忽投驚懼不知所爲固却之女不去應對間嫵婉無邪
黃心動甯之而慮其不能安貧女早起躬操家苦劬勞

過舊室黃爲人蘊藉瀟灑工於內媚因恨相得晚止恐
風聲露洩爲懼不久而朱自訟後家益貧又度女終不
能安遂置不究女從黃數歲親愛甚篤一日忽欲歸寧
要黃御送之黃曰向言無家何前後之舛曰鬟漫言之
妾鎮江人昔從蕩子流落江湖遂至於此妾家亦頗裕
君竭貲而往必無相虧黃從其言質與同去至揚州境
泊舟江際女適凭窗有巨商子過驚其艷反舟綴之而
黃不知也女忽曰君家甚貧今有一療貧之方不知能
從否黃詰之女曰妾相從數年未能爲君育男女亦一

不了事妾雖陋幸未老耄有能以千金相贈者便鬻妾
去此中妻室用廬皆備焉此計何如也黃失色不知何
因女笑曰君勿急天下固多佳人誰肯以千金買妾者
其戲言於外以覘其有無賣不賣固自在君耳女自與
榜人婦言之婦目黃黃漫應焉婦去無幾返言鄰舟有
商人子願出八百黃故搖手以難之未幾復來便言如
命卽請過船交兌黃微哂女曰教渠姑待我囑黃郎卽
令去女謂黃曰妾日以千金之軀事君今始知也黃問
以何詞遣之女曰請卽往署券去不去固自在我耳黃

不可女逼促之黃不得已詣焉立刻兌付黃令封誌之
曰遂以貧故遽相割捨倘室人必不肯從仍以原金璧
趙方運金至舟則見女從榜人婦從船尾已登商舟遙
顧作別並無悽戀黃驚魂離舍噓不能言俄商舟解纜
去如箭激黃大號欲追傍之榜人不從開舟南渡矣瞬
息達鎮江運貨上岸榜人急解舟去黃守裝悶坐無所
適歸望江水之滔滔如萬鎬之叢體方掩泣間忽聞嬌
聲呼黃郎愕然四顧則女已在前途喜極負裝從之問
卿何遽得來女笑曰再遲數刻則君有疑心矣黃乃疑

其非常固詰其情女笑曰妾生平於吝者則破之於邪者則誑之也若實與君謀君必不肯何處可致千金者借囊充物而合浦珠還君幸足矣窮問何爲乃僱役荷裝相將俱去至水門內一宅南向逕入俄而翁媼男婦紛出相迎皆曰黃郎來也黃入叅公姥有兩少年揖坐與語是女兄弟大郎三郎也筵間味無多品玉拌四枚方几已滿雞鰾魚皆醬切爲筒少年以巨碗行酒談吐豪放已而導入別院俾夫婦同處衾枕滑爽而牀則以熟革代棕蓆焉日有婢媼饋致三餐女或時竟日不

至黃獨居頗覺悶苦屢言歸女固止之一日謂黃曰今爲君謀請買一人爲子嗣計然買婢媼則價奢當僞爲妾也兄者使父與論昏良家子不難致黃不可女弗聽有張貢士之女新寡議聘金百緡女強爲娶之新婦小名阿美亦頗婉妙女嫂呼之黃踟躕不自安而女殊坦坦他日謂黃曰妾將與大姊至南海一省阿姨月餘可返請夫婦安居遂去夫妻獨居一院按時給食飲亦甚隆備然自入門後曾無一人復至其室每晨阿美入覲媼一兩言輒退姊姒在旁惟相視一笑卽出連久坐亦

不款問黃見翁亦如之偶值諸郎聚語黃至卽都寂然
黃疑問莫可告語阿美覺之詰曰君旣與諸郎伯仲何
以月來都如生客黃倉猝不能致對吃吃而言曰我十
年於外今始歸耳美又細審翁姑閨闔及妯娌里居黃
大窘不能復隱底裏盡露女泣曰妾家雖貧無作賤媵
者無怪諸宛若鄙不齒數矣黃惶怖失守莫知籌計惟
長跽而前一一聽命美收涕挽之轉請所處黃曰僕何
敢他謀計惟子身自去耳女曰旣嫁復歸於情何忍渠
雖先從私也妾雖後至公也不如姑俟其歸問彼旣出

此謀將何以置妾也居數月女竟不返一夜聞客舍喧
飲黃潛往窺之見二客戎裝上坐一人裹豹皮巾凜若
天神東首一人以虎頭革作兜牟虎口銜額鼻耳悉具
焉驚異而返以告阿美竟莫測霍父子何人夫妻疑懼
謀欲僞寓他所又恐生其猜度黃曰實告卿卽南海人
還折証已定僕亦不能家此也今欲攜卿去又恐尊大
人別有異言不如姑別一年中當復至卿能待待之如
他適者亦自任也阿美欲告父母而從之黃不可阿美
流涕要以信誓乃別而歸黃入辭翁媼時諸郎皆他出

翁挽問以待其歸黃不聽而行登舟淒然形神喪失至瓜州忽回首見片帆來駛如飛漸近則船頭按劍而坐者霍大郎也遙謂曰君欲遄返胡再不謀遣夫人去二三年誰復能相待也言次舟已逼近阿美自舟中出大郎挽登黃舟跳身逕去先是阿美既歸方向父母泣訴忽大郎將輿登門按劍相脅逼女風走一家惴息莫敢遮問女述其狀黃不解何意而得美良喜開舟遂發至家出貲營業頗稱富有阿美懸念父母欲黃一往探之又恐以霍女來嫡庶復有參差居無何張翁訪至見屋

宇修整心頗慰謂女曰汝出門後遂詣霍家探問見門戶已扁第主亦不之知半年竟無消息汝母日夜零涕謂被奸人賺去不知流離何所今幸無恙耶黃實告以情因猜爲神後阿美生子取名仙賜至十餘歲母遣詣鎮江至揚州界休於旅店從者皆出有女子來挽兒入他室下簾抱諸膝上笑問何名兒告之問取名何義荅云不知女言歸問汝父當自知乃爲挽髻自摘髻上花代簪之出金釧束腕上又以黃金內袖曰將去買書讀兒問其誰曰兒不知更有一母耶歸告汝父朱大興死

無棺木當助之勿忘也老僕歸舍失少主尋至他室聞
與人語窺之則故主母簾外微嗽將有咨白女推兒榻
上恍惚已杳問之舍主並無知者數日自鎮江歸語黃
又出所贈黃感歎不已及詢朱則死裁三日露尸未葬
厚恤之

吳史氏曰女其仙耶三易其主不爲貞然爲吝者破其
慳爲淫者速其蕩女非無心者也然破之則不必其憐
之矣貪淫鄙吝之骨溝壑何惜焉

布商

布商某至青州境偶入廢寺見其院宇零落歎悼不已
僧在側曰今如善信暫起山門亦佛面之光客慨然自
任僧喜邀入方丈款待殷勤旣而舉內外殿閣並請裝
修客辭以不能僧固強之詞色悍怒客懼請卽傾囊於
是倒裝而出悉授僧將行僧止之曰君竭貲實非所願
得毋甘心於我乎不如先之遂握刀客哀之切弗聽請
自經許之逼置暗室而逼促之適有防海將軍經寺外
遙自缺牆外望見一紅裳女子入僧舍疑之下馬入寺
前後冥搜竟不得至暗室所嚴扃雙扉僧不肯開托以

妖異將軍怒斬關入則見客縊梁上救之片時復甦詰得其情又械問女子所在實則烏有蓋神佛現化也殺僧財物仍以歸客客益募修廟宇由此香火大盛趙孝廉豐原言之最悉

彭二掙

禹城韓公甫自言與邑人彭二掙並行於途忽回首不見之唯空蹇隨行但聞號甚急細聽則在被囊中近視囊內纍然雖則偏重亦不得墮欲出之則囊口縫紉甚密以刀斷綫始見彭犬臥其中既出問何以入亦茫不

自知蓋其家有狐爲祟事如此類甚多云

跳神

濟俗民間有病者閨中以神卜倩女巫擊鐵環單面鼓婆娑作態名曰跳神而此俗都中尤盛良家少婦時自爲之堂中肉於架酒於盆盛設几上燒巨燭明於晝婦束短幅裙屈一足作商羊舞兩人提臂左右扶掖之婦刺刺瑣絮似歌又似祝字多寡參差無律帶腔室數鼓亂搗如雷蓬蓬聒人耳婦吻闕翕維鼓聲不甚辨了既首垂目斜睨立全須人失扶則仆旋忽伸頸巨躍離地

人有遇室中諸女子凜然愕顧曰祖宗來喫食矣便一
噓吹燈滅內外冥黑人慄息立暗中無敢交一語語亦
不得聞聲亂也食頃聞婦厲聲呼翁姑及夫嫂小字始
共爇燭偃僂問休咎視尊中盎中案中都復空空望顏
色察嘆喜肅肅羅問之若響中有腹誹者神已知便
指某媼笑我大不敬將褫汝袴誹者自顧瑩然已裸輒
於門外樹頭覓得之滿洲婦女奉事尤虔小有疑必以
決時嚴妝騎假虎馬執長兵舞榻上名曰跳虎神馬虎
勢作威怒尸者聲儉儉或言關張元壇不一號赫氣慘

凜尤能畏怖人有丈夫穴窗來窺輒被長兵破窗刺帽
挑入去一家媼媳娣娣森森踣踣雁行立無岐念無懈
骨

鐵布衫法

沙回子得鐵布衫大力法駢其指力斫之可斷牛項橫
棚之可洞牛腹曾在仇公子彭三家懸木於空遣兩健
僕極力撐去猛反之沙裸腹受木碎然一聲木去遠矣
又出其勢印石上以木椎力擊之無少損但畏刀耳

美人首

諸商寓居京舍舍與鄰屋相連中隔板壁板有杉節脫處穴如錢忽女子探首入挽鳳髻絕美旋伸一臂潔白如玉衆駭其妖欲捉已縮去少頃又至但隔壁不見其身奔之則又去之一商操刀伏壁下俄首出暴決之應手而落血濺塵土衆驚告主人主人懼以其首首焉逮諸商鞫之殊荒唐淹繫半年迄無情詞亦未有以人命訟者乃釋商瘞女首

山神

益都李會斗偶山行值數人籍地飲見李至躍然並起

曳入座兢觴之視其杵饌雜陳珍錯移時飲甚懽但酒味薄漬忽逕有一人來面狹長可二三尺許冠之高紉稱是衆驚曰山神至矣卽都紛紛四去李亦伏匿坎窞旣而起視則肴酒一無所有惟有破陶器貯溲溺瓦片上盛蜥蜴數枚而已

厘將軍

厘大有字君實漢中洋縣人以武舉隸祖述衆麾下祖厚遇之屢蒙拔擢遷僞周總戎後覺大勢旣去潛以兵乘祖祖格拒傷手因就縛之納款於總督蔡至都夢至

冥司冥王怒其不義命鬼以沸油澆其足既醒足痛不可忍後腫潰指盡墮又益之瘡輒呼曰我誠負義我誠負義遂死

異史氏曰事偽朝固不足言忠然國士庸人因知爲報賢豪之自命宜爾也是誠可以惕天下之人臣而懷二心者矣

聊齋志異卷十一終

